

浪漫珍藏版



炭烧咖啡

將小資

進行到底

主編
趙夕

冷雪

喬叶

Lang Man Zhen Cang Ban

将小资进行到底

浪漫珍藏版
炭烧咖啡



(陕)新登字 017 号

责任编辑 邓积仓

将小资进行到底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mm 1/32 12.5 印张 280 千字

2002 年 3 月第一版 2002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ISBN7 - 80605 - 521 - 5 / I · 4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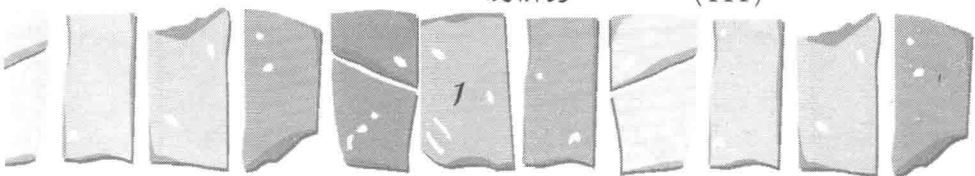
定价:20.00 元

将小资进行到底



- | | |
|-----------------|-------|
| 暗涌 | (1) |
| 爱归零 | (6) |
| 寂寞的情感独舞 | (13) |
| 夺标战中,我夺回了自己 | (21) |
| 玫瑰情结 | (29) |
| 爱我,就娶我 | (34) |
| 星若在,梦就在,只不过从头再来 | (39) |
| 外遇能宽恕吗? | (47) |
| 同居时代的爱情 | (56) |
| 寂寞拼图 | (62) |
| 都是鲛鱼惹的祸 | (65) |
| 英伦注事 | (75) |
| 那种叫“意外”的痛 | (82) |
| 伤心毛衣 | (92) |
| 琵琶钮旗袍 | (94) |
| 坠落的紫水晶 | (96) |
| 紫色 | (106) |
| 爱情秀 | (111) |

午夜相约
零点夜话
倾诉热线



炭烧咖啡

- 就当那封信寄去了 (120)
- 一夜情,难说爱你 (124)
- 无题 (132)
- 新欢旧爱,我残缺的婚姻谁能补救 (138)
- 爱是你藏好的麻醉剂 (144)
- 忧郁症画家的性与爱 (151)
- 拷问灵魂 (159)
- 不敢回到十八九 (171)
- 舍不去的爱 (178)
- 爱情替代品 (180)
- 忏悔 (185)
- 远离花心丈夫 (190)
- 我在报复中毁灭了自己 (195)
- 女人三十 (200)
- 我与两个好男人的情缘 (213)
- 爱过之后,谁能抚平心中的创痛 (222)
- 金钱是爱孕育的酸涩之果 (231)
- 爱到极致 (243)
- 失爱的她不该蹈向欲海 (246)
- 我和名导演一夜邂逅 (254)
- 女市长在交色情欲的挣扎中自尽 (262)

将小资进行到底



- 女律师伤心出走 (273)
- 早已把心嫁给了你 (280)
- 逃离阴影 (284)
- 今生我不忍心做你的女人 (296)
- 看到丈夫写给别人的情书…… (300)
- 我不要你的白玫瑰 (309)
- 那一夜盛开的玫瑰 (314)
- 紧紧拥抱之后,我们天涯各路 (323)
- 针线匣里的阳光 (328)
- 归去来 (332)
- 那晚,一场即兴的爱情 (336)
- 点燃爱情的红玫瑰 (344)
- 永不融化的雪人 (347)
- 爱情的成色 (349)
- 距离让我们疏远又欣慰 (351)
- 最后一朵玫瑰 (355)
- 爱我就亲亲我吧 (357)
- 含泪的风花雪月 (359)
- 祝你生日快乐 (365)
- 爱情故事 (359)
- 玻璃房 (376)

午夜相约
零点夜话
倾诉热线

炭烧咖啡

我执著,却等不到结果
难言心绪

(382)

(387)



暗涌

苏凡根本说不清当初为什么选择到这个她从未来过、一个人也不认识的城市来工作。本来她对北方那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是向往已久的。可是因为她心里爱的两个男人都在这里，她便很坚决地决定留在南方了。

苏凡刚刚迈出大学校门，她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

她找了一份在网络公司的工作，做一个小小的版块编辑。尽管现在的网络公司倒闭的速度快得惊人，可她不管。她喜欢那种游离于现实和虚幻之间的感觉。工资是不咸不淡的，租的房子又有些贵，每个月付完房租和手机费、电话费、水电煤气费，几乎也没有多少剩余了。

打发生活吧，她想。

其实知道她在这座城市工作和她现在的电话号码的人并不多，包括那两个她喜欢的男人。但她还是每天开着手机，租的房子里坚持要有一部电话。

她怕寂寞。

以苏凡的才情，她完全可以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但她待在这个不大不小的公司里却一点没有跳槽的意思。原因很

炭烧咖啡

简单，在来到这的第一天，她就爱上了这里的一个男人，那个留着平头叫汪涛的男人。

她在这里做了两个月，就默默地爱了汪涛两个月。一看到他，苏凡就觉得心里很甜蜜，觉得上班是件很美好、很值得期待的事。

下班后的时间对她来说无异于煎熬。一个人躺在铺着碎花床单的单人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脑子里幻想电话铃会忽然响起，里面传来某个令她温暖的声音。其实这种情况极少发生。反而是经常有莫名其妙的人打电话过来，张口就是“请呼——”。可能是因为她房间的电话号码和城市里某个寻呼台的号码相近吧。每到这种时候，苏凡总是只听到前两个字就恨恨地对着话筒说一句：你——打——错——了——！她没法不生气，因为这种电话总是将她的兴奋和期待轻易挑动起来又在一瞬将这些都浇熄。一直寂寞是难过的，寂寞中间有片刻逃脱的幻想却始终逃不了更加让人心酸。

她从未想过要汪涛陪她一起对抗寂寞。两个月来，除了汪涛和她一样家也在外地，正在四处看房准备买房子，她对他没有更多的了解。很多时候大家坐在隔开的办公桌前自己忙自己的事，没有什么交流的机会。下班后各走各的路，更不会有有什么交际。

汪涛在工作中自然流露出的人生态度和工作能力让她为之深陷，尽管有时他说话直来直去到叫人受不了，有时又像《简·爱》里的罗切斯特先生一样有种可怕的阴郁。但他有她喜欢的性格和才华，这一点，他也和她从来都喜欢的罗切斯特先生一样。这是最致命的。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受一点点委屈是算不了什么的。何况，他还对她说过“苏凡，你有什么困难就说出来，我们会帮你的”这样让她感动不

将小资进行到底



已的话。在这个不属于她的繁华城市里，这样一句话足以让她抛弃坚强倔强的外壳扑到他的怀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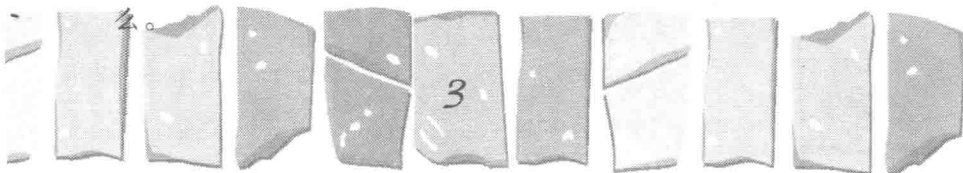
苏凡在办公室里和每个同事的关系都很好，但她知道她对汪涛更好一点，那和对别人不一样。可是，但是，居然……两个月来，汪涛对此像是一无所知，没有感觉。苏凡害怕这种漫无边际猜测的心情。

尤远就是这时闯进她的世界里来的。他和好多人一样犯了那个让她恼火的错误。可他好听的声音和标准的普通话让生来对声音敏感又来自北方的苏凡对他的态度没有那么的坏和不耐烦。尤远成了苏凡在这个城市里除了因为工作关系而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和汪涛相比，尤远是好脾气的，温柔的，平和的。他爱上苏凡的速度和苏凡爱上汪涛的速度一样快。而这样的尤远并不是吸引苏凡的那类男人。她和他在一起感到踏实和温暖，但没有爱情的感觉。尤远并不急于让苏凡决定什么，他只是执著地关心她生活的每个细节，细心地陪伴她不让她有感到寂寞的片刻。

半年的时间也不过如此，像手边的风一样流过，感觉到，却抓不着。寂寞看来少了，但心和6个月前是一样，苏凡爱的还是那个叫汪涛的男人。尽管介入她的生活更多的人是尤远。尤远看来是有照顾她一辈子的决心的，可苏凡希望有这样的决心的人是汪涛，她甚至宁愿照顾汪涛一辈子。如果今生能和自己真正爱的人在一起，她怎么都愿意。可汪涛没有丝毫这样的表示。他是个像风一样感觉得到却抓不着的男人。他还在不紧不慢地到处寻觅他的房子，也许爱情对他来说其实和一套房子没有什么分别，他并不急于决定或表示什

么。



炭烧咖啡

可苏凡再也无法淡定下去了。在又一次面对尤远挚诚的表白时，她低头咬了咬牙，用她的吻给了他答案。尤远的回应细密而温柔，而闭着眼睛的苏凡心痛地知道，此刻她想要的是那种可以将她揉碎在怀里，用他的唇碾痛她的唇的男人。也许汪涛的吻会是那样狂野的，可她无从知道了。

在公司同事的眼中，苏凡还是那个未经世事的刚走出校门的年轻女孩，惟有她自己知道自己已经在接受尤远的吻的那个夜晚变成了一个女人了。尤远起初并不同意这样做，她想她做他纯洁的新娘。但苏凡坚持，她厌倦了那种只能用心爱一个人的无力感。她要放纵个彻底。

整个春天和夏天，苏凡和尤远就这样每天下班后都守在一起。尤远给苏凡绵绵密密的爱。苏凡将这绵绵密密的爱全盘接受。而在上班的时间里，苏凡却时常痴痴地一看汪涛就是半晌，像要将他的脸刻在脑海里。

7月的一天，汪涛下班后没有自顾自地走，而是握住了苏凡的手腕，走到一家咖啡店里。他什么东西也没叫，仍紧紧地握着苏凡的手腕。坐下后就兴奋地说：“苏凡，你知道吗？我找到满意的房子了，律师帮我办好手续后就是我的了。你高兴吗？”我高兴？从何谈起？苏凡心里想。她一脸的茫然，汪涛却是满目的焦急。“苏凡，我知道你对我一直很好，其实我也是从一开始就喜欢你的。但我是个有很强的责任感和自尊心的男人，我不想让我的女人租房子住，我想给她一个舒适漂亮的家，给她足够的稳定和安全感。所以这一年来我努力地找房子，想用具体的行动来证明我是值得你爱的男人，而什么都没对你说。苏凡，你还小，刚刚毕业一年，我知道你在等我一切准备就绪，是不是？”说完这连珠炮似的一番话，汪涛以为苏凡会羞涩和激动，可是看到的还是她没有表情的

将小资进行到底



脸,眼神倒是愈发暗淡了。她什么都没说,轻轻拎起包,走进室外白花花的日光里。

苏凡在心里问,他怎么舍得让自己喜欢的女孩忍受一年噬人的寂寞和无望的等待呢?

第二天,轰鸣的飞机将苏凡又带向了另一个陌生的城市。地面上刻着她的回忆,这个地方变得越来越远,离开了她的身体,也从她的生命里远离。她发誓再也不回这里来了。因为这个城市里有了两个爱她的男人……



午夜相约
零点夜话
倾诉热线



炭烧咖啡

爱 归 零

1998年的春天，我孤零零地在城市里漂泊，没有爱情没有亲人。为了把我拉出无边无际的孤独，萧拖我去参加一个聚会，这就是开始，就像风儿吹开了季节的颜色，我认识了那个给我无限依恋又把我的心一点点揉碎的男人。

走过弯弯曲曲的小巷，推开一扇竹门，萧熟门熟路地敲开了小院中的一个房间，仅有20多平米的屋子里坐着几个男男女女，灯光幽暗，我在心里暗暗地感叹：这就是我所喜欢的空间格调，占据了整面墙的垂地浅棕色亚麻布帘，足有大半面墙大的如来佛画像，悬挂着的在乡间现在也很难找到的划把，吊灯是黑色的铁桶，沙发的扶手居然是手绘的蓝色陶罐，音乐在昏黄的灯下回旋，到处都充满了温柔的生活气息，那天晚上我只是沉默，因为我惟一熟悉的人——萧在男士们面前已经顾不上我。偶尔有别人和我说话我也有点羞涩。在那天晚上我只知道房子的主人就是那个个子不高长得也不帅的张平。他三十多岁，有一双能把女人的心融化掉的眼睛，他好像很忧伤，整个晚上只是默默地喝酒，偶尔用不带感情色彩的眼睛看着那儿侃得热火朝天的男女朋友们。那个晚上

将小资进行到底



我们几乎没说什么话。

回家的路上，萧告诉我张平自从和他同居了4年的女友分手后就是这个样子，老是打不起精神，他爱那个女孩，却受不了女孩的高干家庭成员对一个出身大杂院平民的居高临下的鄙夷。他们爱了4年也挣扎了4年，最终还是以分手结束。

接下来没有什么故事，我被单位派到外地培训一年，回来后给萧打电话，她告诉我张平找我都快找疯了，三天两头打电话问我回来了没有。我有点惊奇，说：“我和他并没有什么交往啊。”萧说：“一见钟情，他看好你了呗。”她追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交往，我说让我仔细想一下，说实话我有点窃喜又有点忐忑，我不能否定自己也有点喜欢他，因为他制造的起居环境和他忧伤的眼神，忐忑的是他曾经沧海难为水。

过了几天萧又在电话里嚷：“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自己去和他说吧，求求你别让他再来找我了。”

我们在海边的枫叶咖啡屋见面。

那天晚上我们说的话不是很多，许多时候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放下手中的杯子透过落地窗默默地看街上的车水马龙，甚至看每一个走过窗前的平平常常的行人。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里都憋着许多话，但谁都觉得无法开口，我们就这样坐到夜深人静，他送我回家，我们出去后没有去坐车，若即若离地走在街上，树影在路灯的笼罩下像一些精致的精灵在脚上晃来晃去，我们每看彼此一眼都觉得相识了已有几万年，这种沉默是一种默契，谁都没有去说喜欢对方或者是相关字眼，此时仿佛什么东西一旦说出口就会破坏这种静静的、心灵在时光的流淌中的交流。

走到我的门口时，我站下对他笑笑说：“我到家了。”

炭烧咖啡

他站在那里不动。我说：“想进来坐坐吗？”

他忙说：“不了。”

我说：“回去吧，已经很晚了。”

我看着他转过身，然后掏出钥匙开门，进屋脱下鞋，正要关门时忽然听见他说：“阿妮，真的很想在星光下陪你走完青岛所有的大街小巷。”

一阵温暖的感动涌上心头，眼里暖暖的、酸酸的，泪差点掉下来，我丢下包，赤着脚跑出去，傻傻地站在他的面前看着他的眼睛，他拉过我的手，轻轻地把我拉到他的怀里，紧紧地拥抱着我瘦弱而孤独的身体，他的脸埋在我的长发里，那一刻我感觉他就是我在这个城市里惟一的亲人，让我那么的依恋。

在忘情的拥抱中我们听到“砰”的一声，我们几乎同时回过头去，我的门被风关上了，我有点瞠目结舌地看着那扇毫无表情的门。他也呆了一下，然后说：“天意。”

我知道所说的天意是什么意思，隐隐地感觉到了这个夜晚将在我的生命中留下痕迹，然后他不顾我的反对背起我跑到路边打了辆车，然后又背着我走进他的小屋，他说怕路上的石子硌着我的小脚。我趴在他的背上感受着他的体温，这是我第一次如此完全地与异性的身体接触，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得快冲出胸膛了。在异乡的城市我还没有机会接受这样无微不至的关爱，我被他细致的体贴所感动，那种久违了的亲切让我在那一夜向他靠拢。

他说：“你在床上，我在沙发上，我们可以聊天，如果累了，你可以睡觉，我不会打扰你。”

我斜斜地偎在他的床上，感觉就像在桑拿浴室里一样，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灼人的慌乱。月光就这么静静地

将小资进行到底



洒在屋子里，我们就这么说着话，没有主题，随心所欲地聊。后来他说：“知道今天晚上最好的景致是什么吗？”我说：“风。”

他笑了，眼睛在雪白的月光下一闪一闪的。我忽然问他：“为什么要找我？”他沉吟了一下：“有一个女孩坐在我的屋子里，她的长发垂若柔丝，眼睛安宁地盯着面前的咖啡，那种感觉很美，那是你，是我所喜欢的祥和的美。”

我很久没说话，只是把玩着百叶窗的旋竿。

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很自然地坐到我的身边，他握着我的手，我们从手心的湿度上感觉着对方的体温在急剧上升，我是慌乱的，他的手轻轻剥开我的长裙，我就像一条将要冻僵的鱼被陈列在岸上一样被他轻轻地摆放在眼前，我所有的挣扎在此时就像一些欲盖弥彰的话剧表演，而他小心而又细致地取走了我的少女时代。那一夜我彻底地找不到自己，可躺在他的怀里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轻声地问他：“你不会觉得我是个坏女孩吧？”他说：“为什么要那样想？”我吞吞吐吐地说：“我们才是第二次见面，就——”

“你是个好女孩子，在我的心里。”我看着他近在咫尺的嘴唇，用手指去碰了碰它。“阿妮，相信我不是心血来潮，我会用心对待你。”

当曙光一点点洒进屋子时，我说：“我该走了。”因为我知道这个院子是张平一家人住的地方，只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我不想让他的家人看到一个女孩子大清早从他的屋子里走出去。

张平说：“我和你一起走，先吃早点，然后上班。”

可惜，张平的母亲还是从窗子里看到了我从张平的门口一闪而过的身影。晚上她问张平早晨的女孩子是谁，张平说

炭烧咖啡

是他的女朋友。从此后张平每天都会来单位的门口接我，然后我们一起去吃吃饭或找个两个人都喜欢的地方呆着，连看大门的大爷都知道阿妮有一个非常爱她的男朋友。不过我喜欢这种被别人关怀着的感觉，让我在城市的孤独里感受到亲切的暖意。

没多少日子我几乎就成了他们家的一个成员。每天下班我就会怀揣着幸福去菜市买点小菜或是海鲜，然后和他们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享受久违了的家庭气氛。

张平对我非常好，假如哪天我回家晚了，不管我在外面吃没吃饭他都要下厨给我弄一些可口小吃，我不吃他就用筷子一点点喂，我喜欢吃开口松子和山核桃，哪怕是夜里，只要我想吃，他也会跑出去买来，然后坐在床边一颗一颗地剥给我吃，这样的时刻我是幸福的，觉得自己的身体被一种暖暖的爱意包围着。

张平曾无数次在我的耳边陈述他接新娘子的方式是这个时代最独特的，他要穿上清代的马褂，让我穿上清代的新娘装，他要在青岛的每棵树上都贴上红喜字，然后他牵着从乡下买来的毛驴驮着他的新娘招摇过市。

但我的心却是疼痛的，张平拒绝我改变他屋子里的任何陈设，我早就应该知道他是个怀旧的人，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心中有一块地方永远不会属于我。我的心在痛，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在短时间内陷入爱情的沼泽。我爱他，尽管他对我的好让我无法说他的爱是假的，但我从没听他对我说过爱我。更多的痛还是我和萧去茶馆时看见他和一个女人坐在一个幽暗的角落里，两个人好像都很伤感，女的不时地落泪，而张平则是一脸沉重。萧告诉我她就是张平从前的女友，和别人结婚后并不幸福。